



国际禁毒日前夕，本报记者走访上海市女强制隔离戒毒所——

月薪数万元白领缘何落入白魔魔掌



本报记者 宋宁华

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在即，记者从市禁毒办了解到，今年1至4月，全市共查处有吸毒行为人员5527人次，同比增加48.4%。其中男性占76.5%，女性占23.5%，禁毒形势依然严峻。

看到萧萧(化名)的时候，她的眼睛还红肿着，虽然不过40岁出头，一口牙齿却已残缺，黄褐，骨瘦如柴。“刚刚想到女儿的事，忍不住又哭了。女儿学校的老师告诉我，她不肯参加高考，有自闭症，甚至要拿刀片割腕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！”

一番安慰后，萧萧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下来，她打开话匣说起了自己从“白雪公主”变成“灰姑娘”的遭遇。

父母离婚妈妈跳楼

萧萧曾经拥有比普通入优越许多的家庭环境。父亲是国际海员，母亲是芭蕾舞演员。“那时候，同学们都羡慕我。”因为是独生女，父母也给予萧萧最好的成长环境，全身上下打扮得简直像童话里的“白雪公主”。

但萧萧的“白雪公主”生涯在她12岁那年戛然而止。“一天上午，老师上完课把我叫出来，萧萧，你下午别上课了，你妈妈出远门了，你去趟妈妈单位。”天真的萧萧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一蹦一跳地在大人带领下来到妈妈单位。和妈妈要好的“小师妹”看到萧萧可爱的笑脸，当即训斥她，“亏你妈妈那么爱你，知道妈妈死了你居然一滴眼泪都没有！”“我当时一听就傻了，妈妈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，上午妈妈还送我上学，临走朝我挥手，叫我宝贝呢！”

但是，萧萧很快就意识到，这是

令人关注的是，在女性吸毒者中，她们有的正值“20”“30”的花样年华；有的已经为人母，本该言传身教，承担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。但因为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她们只能离开家人、朋友，独自吞咽自己酿下的苦果。

人物一 “白雪公主”变成“灰姑娘”

残酷的现实。妈妈的同事把她带到妈妈跳楼的地方，地上还有一摊没擦干净的鲜血。原来，萧萧的爸爸有了外遇，坚持要和妈妈离婚，甚至哄骗妈妈假离婚。可是，两人离婚没多久父亲就再婚了。妈妈受不了欺骗和打击，选择永远离开这个世界。

流落社会未婚生女

“妈妈走了，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！”萧萧对妈妈的爱顷刻间转为对爸爸无尽的恨。从此，她再也不肯和爸爸相见。

妈妈走了，爸爸成了陌路人，萧萧的亲人只剩下外公外婆了，但由于他们也已分手，萧萧只能独自生活。没有生活费，萧萧下了课就推个小车卖油墩子赚点钱维生，昔日的“白雪公主”一夜间沦为一无所有的“灰姑娘”，萧萧觉得命运对自己实在太不公平了。

眼看外公外婆年岁已高，家中经济拮据，萧萧便瞒着老人去了深圳、广州，在那里，她挣到了第一笔钱，也第一次尝到别人递来的“特殊香烟”。

“我那时候根本没想到这是毒品，更没想到自己会上瘾。只是觉得吸了这种‘特殊香烟’，就可以腾云驾雾，暂时忘记所有的烦恼，便一次次吸毒，寻求解脱，直到难以摆脱毒瘾。”

昨天，记者来到位于青浦的上海市女强制隔离戒毒所（以下简称“强戒所”），和几名正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女性面对面，倾听她们坎坷的经历，从中找寻值得社会警醒的教训。

萧萧已经不记得自己被抓住了多少次，为了弄钱，她什么都偷，商场名牌服装、补品，被抓住出来后没几天又重操旧业……女儿知道母亲的行为，一看到她出门就苦苦哀求：“妈妈，求你别偷东西了，你每次出去我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几个月前，听说妈妈被送进强戒所，女儿跑遍了上海的公安部门苦苦哀求：“叔叔阿姨，求你们放我妈妈回家吧”。小小的孩子七转八弯，还搭乘黑摩的才找到偏远的强戒所，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要漂亮衣服，不要上学，求求你和我回家好吗……”

最让萧萧焦急的是，自从她进来之后，女儿已经不肯读书了，而且得了自闭症，看到花盆碎片、刀片等就往手上割，1个多月不肯接她的电话，也没有再寄来任何书信。“我出去后一定要找份正当的工作，好好和女儿平平安安地生活，这也是支撑我活着的唯一希望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想到还有1年多的强制隔离期，萧萧的泪水又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毒瘾发作以偷为生

为了女儿，萧萧决定戒断毒瘾。她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生活老师的工作，虽然不是正式编制，但毕竟有了份稳定的经济来源，“我还计划着把女儿也送到这所学校，这样我既可以照顾女儿，又可以上班，多好啊。”就在萧萧计划着美好生活的时候，她又碰到了过去的一名男“毒友”。

男“毒友”告诉萧萧，自己得了肝癌，迟早也要死的，自己住的老房子

人物二 公司白领竟是“瘾君子”

中途辍学“玩”海洛因

今年37岁的小晴(化名)刚见记者时显得有些拘谨，警官介绍，身材高挑的她曾经在体校打过排球，民族舞跳得也十分优美，还被少管所挑选进了艺术团。小晴听到夸奖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告诉记者，“爸爸妈妈从小就对我期望很高，带我去上影厂当过群众演员，下了课把我送到外面学这个那个，我却辜负了他们……”

小晴的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工厂管理人员，小晴原本读书成绩不错，是父母的独生女儿，掌上明珠。后来，父母托关系把她送到北京的一所外国语学校读书，还让她住在姨夫姨娘家。“姨夫是大学教授，比我父母还古板，我好不容易挣脱父母的管教，就拿着父母给的钱去外面学DJ，晚上去迪厅打Lighting(灯光)，一个月能挣几千元，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。”手头有了小钱，小晴提出要住校，父母极力反对，小晴中途辍学回了上海。

因为“卖相”好，脑子活络，回到上海的小晴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文秘的工作，也结识了一名家境不错的男友。男友的父亲在法国，母亲去世，没有父母照顾，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玩，还一起“玩”上了海洛因。

“约半年后就发现工作提不起劲，一天不吸全身像有蚂蚁一样难受，坐立不安，后来干脆辞职，直到和男友的积蓄都用光了。”

这时，男友的父亲从法国回来了，要带他去法国。男友和父亲“谈判”，必须把小晴也带出国，父亲同意了。小晴和男友一起到苏州自愿戒毒后，男友先去了法国，承诺一年后回来接小晴。一年后，男友果然信守承

诺，回来接小晴，只是此时的小晴又重新吸上了毒品，体检过了关，法国梦就此破灭。

一次，因为陪朋友卖毒品，小晴被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“入狱后，父母并没有责备我，每次到了接见时间，总是早早来看我，鼓励我好好改造。我也拼命改造，希望早点回家，回报父母的恩情。但就在我要出狱前几个月，母亲因为白血病去世了，之前一直瞒着我，怕我担心。母女俩连最后一句话也没说上……”

重染白魔婚姻失败

出狱后，小晴下决心戒毒，并在一家纺织公司找到工作。小晴脑子聪明，又好学，第一个月业绩就是公司第二名，此后每个月都是第一名，最高每月能拿到3万多元薪水。

就在这时，同楼另一家公司一名男性闯进了她的生活。尽管比她小8岁，但却执着地追求她。小晴经不住对方的热烈追求，相恋一年多后和他结了婚。但婚后家庭的种种矛盾让小晴心情烦闷，她向一起长大的“小师妹”倾诉，而她们中有人也是“瘾君子”。在听她倾诉的同时，“小师妹”递上的“解忧药”又让她重染白魔。

不久前，小晴的丈夫向她提出离婚，小晴虽然百般不愿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毕竟是因为她的吸毒让他们无法再回到过去的幸福生活。“每当我绝望时，强戒所的警官总会鼓励我，‘加油，你行的！’”

下个月就要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小晴说：“我回想起来，所有快乐的时光都是和毒品无关的，我太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戒掉！”



■ 昨天上午，女子强戒所民警在与戒毒人员谈心 本报记者 张龙 摄

【延伸阅读】

彻底戒断毒瘾需要家庭社会合力

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邵霞介绍，近年来，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在戒毒教育上不断创新方法，戒断率比过去大大提高。过去往往注重对吸毒危害的教育，现在，强戒所通过帮助戒毒人员重建心理防御系统、生理防护系统、认知价值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其中，快乐教育、同伴教育、情景模拟、激励教育等方式，在女性吸毒者身上试验下来，效果明显。比如通

过“每周一问”，让强戒人员自己提问，自主思考，剖析自己吸毒的原因、性格的缺点等，很有针对性。通过写快乐日记、出快乐小报等方式，让强戒人员重新找回自信和快乐。通过设计戒毒的情景模拟，让强戒人员提高戒毒拒毒能力等。

“要彻底戒断毒瘾不是光靠一种方式方法就能解决的，需要家庭、场所、社区合力，尤其是家庭的温暖和关爱，对于这些女性彻底戒断毒瘾至关重要。”邵霞说。